

艺术译丛

世界文化

# 美人和野兽

丁传林

校

曾忠祿 钟翔荔 译

〔西德〕沃尔夫冈·凯泽尔 著

文学艺术中的怪诞

华岳文艺出版社



# 美人和野兽

——文学艺术中的怪诞

[西德] 沃尔夫冈·凯泽尔 著

曾忠禄 钟翔荔 译

丁传林 校

华岳文艺出版社



## 美 人 和 野 兽

——文学艺术中的怪诞

〔西德〕 沃尔夫冈·凯泽尔 著

曾忠禄 钟翔荔 译 丁传林 校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625 16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80549—013—9 / I · 9

统一书号：10469·9 定价：2.45元



① 戈雅：《反对公共福利》。



② 委涅齐阿诺：《怪诞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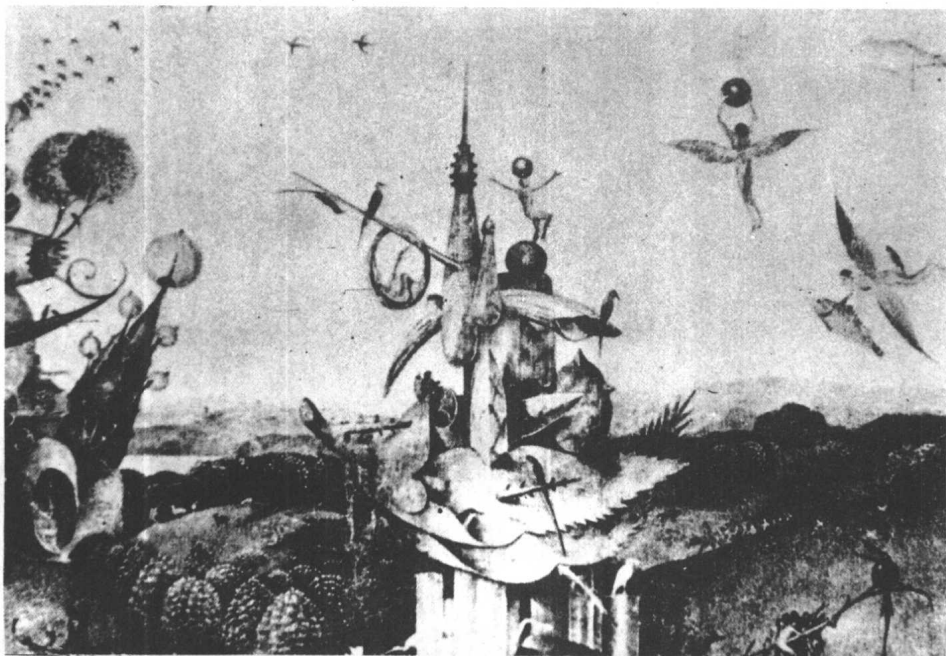
③ 卡默梅尔：《软骨怪诞画》。



④ 克勒尔：《软骨怪诞画》。



⑤ 博施：《至福一千年》  
(地狱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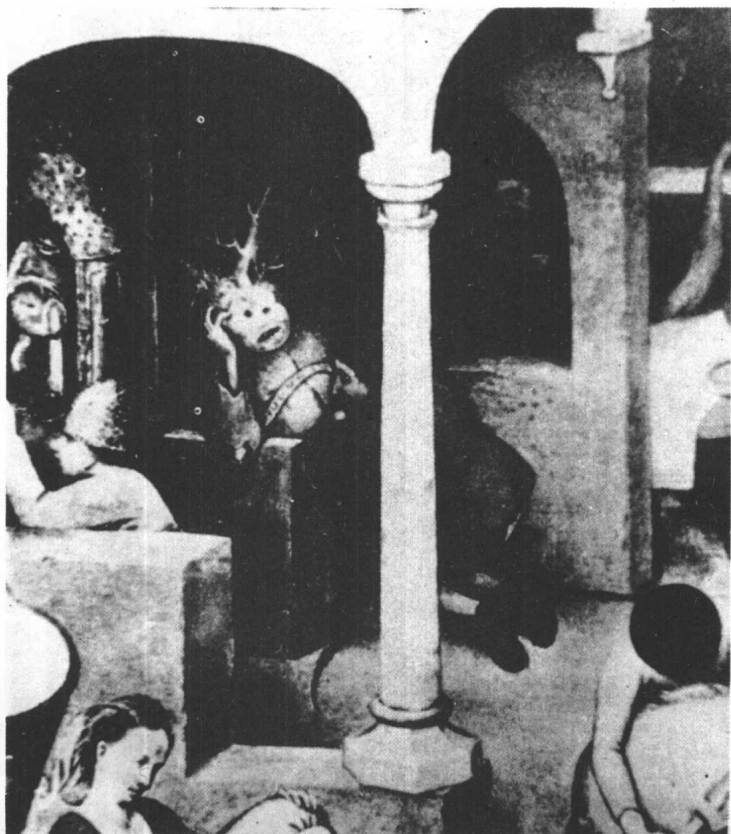
⑥ 博施：《至福一千年》(欲望园局部)





⑦ 老勃鲁盖尔：

《谚语》。



⑧ 老勃鲁盖尔：

《谚语》局部。

⑨ 霍加斯：  
《陷阱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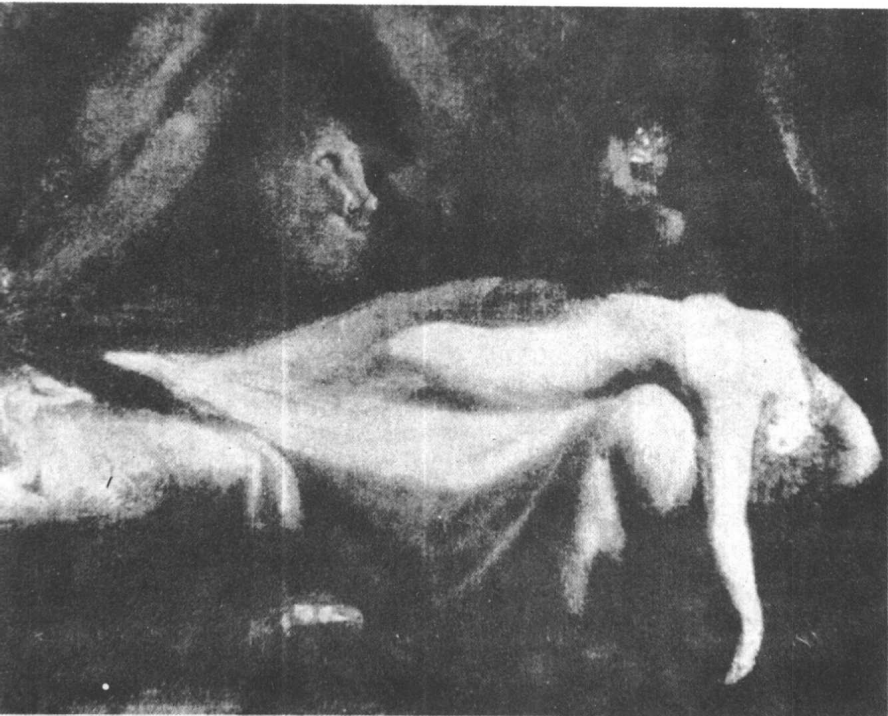


⑩ 卡洛：  
《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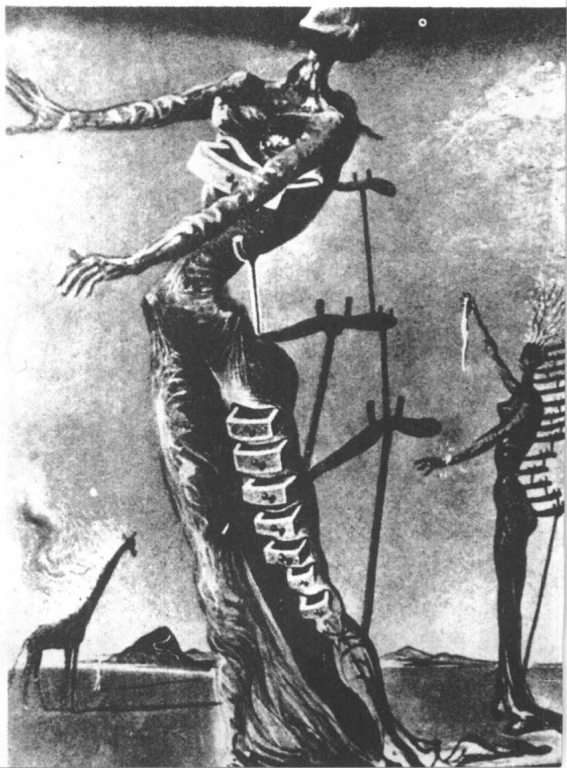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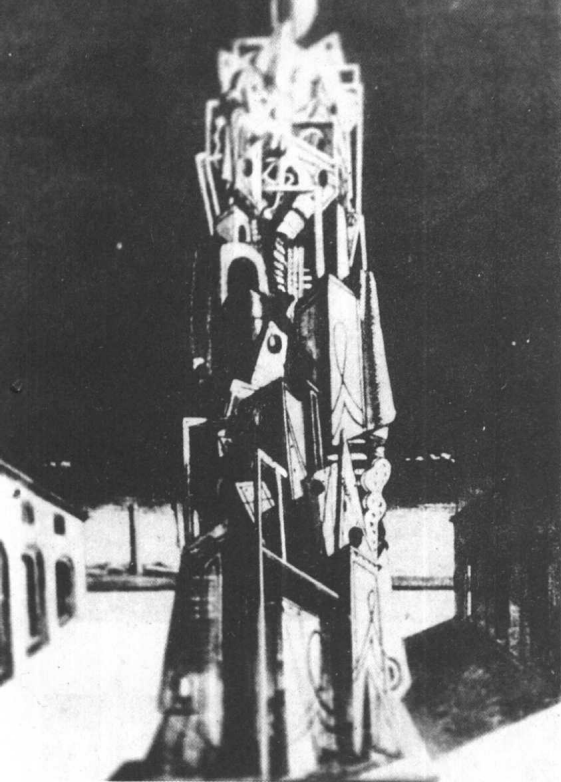


⑪ 卡洛：选自  
《写生簿》。



⑫ 亨利·福斯利《恶梦》后期版。

⑬ 齐里科：《伟大的玄学家》。



⑭ 达利：《燃烧着的长颈鹿》。

## 译 序

提到怪诞，人们一般总以为它是什么荒谬不经、乱七八糟的东西，应该拒之于千里之外。读一读凯泽尔这本《美人和野兽》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以前的看法是不够全面的。怪诞貌似荒谬不经，但在它的深处，潜藏着深刻的现实。怪诞表面上乱七八糟，但仔细一推敲，就会发现它有一定的模式，这种模式我们可以从作品的结构、读者的反应、甚至作者的创作过程中看出来。

怪诞这一手法历来就被中外的文学家、艺术家们广泛采用。法国的拉伯雷，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德国的霍夫曼，俄国的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我国的蒲松龄、鲁迅等作家，博施、勃鲁盖尔、拉斐尔等艺术家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成功地使用了怪诞手法。在现代的文学艺术中，怪诞的手法更加普遍，表现主义作家、荒诞派以及黑色幽默作家都以怪诞为主要手段来表现他们的主题。“当代最受欢迎的两位欧洲作家”之一的瑞士作家迪伦马特，就公开主张用怪诞手法来进行创作。他的剧作《罗慕路斯大帝》、《老妇还乡》、《物理学家》等怪诞的“悲喜剧”成了风行西方以及苏联、东欧各国的戏剧。

虽然怪诞的文艺现象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系统地对它加以研究却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当代第一位详细研究怪诞并产

生了重大影响的人就是本书的作者，著名的德国批评家沃尔夫冈·凯泽尔。他的这本《美人和野兽》追溯了“怪诞”一词的历史，讨论了各个时期的怪诞作品和批评家对它的态度，最后为怪诞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他的这部著作作为当代理论界研究怪诞打下了基础，是欧美，包括苏联的批评界公认的经典性著作。

凯泽尔对怪诞的基本观点是：怪诞是一种赋予并表现世界恶魔般的品质，并加以克服的尝试。也就是说，怪诞创造的异化世界使人们感到恐惧，但由于它以滑稽的手法把恐怖带到了事物的表面，从而又消除了人们的恐惧。他在分析怪诞现象时，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作品的结构和读者的反应。从作品的结构上看，怪诞将大不相同、互不相容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无法消除的冲突；从读者的反应上看，怪诞既使读者觉得滑稽，又使他们感到害怕，产生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矛盾心情。虽然怪诞是滑稽和恐怖的结合，但从作者引证的例子看，他强调得较多的却是怪诞中的恐怖因素。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第一次向人们揭示了文学艺术中的怪诞的基本模式，从而使怪诞这一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进入了美学的领域。

虽然我国的文学艺术中也早已存在怪诞这一现象，但我国目前对怪诞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系统地研究怪诞的著作还没有，大多数美学著作依然把它归之于滑稽的范畴，虽然它同滑稽有较大的差别。

研究怪诞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有较大的意义。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变得日趋复杂，仅用传统的手法已不能全面地反映世界的真面目；另一方面，读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简单模仿现实的作品再也满足不了人们的要求；此

外，由于怪诞这一手法在西方现代的文学艺术中如此普遍，要真正了解西方的文学艺术而不了解他们有关怪诞的理论也是行不通的。为了帮助我国读者借鉴西方的怪诞理论，吸取其中适合我国国情的东西，繁荣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我们翻译了这本小书。

本书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其中“重版英文版序”、“作者前言”、“问题的提出”、1—3章及原著的全部注释，由曾忠禄同志翻译。原著4—5章，“确定怪诞性质的尝试”，由钟翔荔同志翻译。

由于原著注释中有少量书名索引对中国读者意义不大，翻译时略去了这部分。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曾得到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教授，本书的英译者U·韦斯坦先生的帮助，谨在此表示感谢。

**曾忠禄**

1987年7月17日 于桂林

## 重版英译本序

*Habent sua fata libelli.* (这些小书自有其命运。)当沃尔夫冈·凯泽尔的《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于1957年问世时,人们欢呼它填补了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存在的一个空白。弗勒格尔1788年的《怪诞—滑稽的历史》(1914年重印)和托马斯·赖特1865年的《文学和艺术中的漫画和怪诞史》(1968年因克勒尔的著作的影响而重印)早已销声匿迹。此外,它们的内容需要更新,它们的观点需要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来巩固。怪诞一词及其概念在十九世纪的文学(雨果、波特莱尔)和艺术(罗斯金)中十分流行。二十世纪初的先锋派运动使它重获新生。在那时,或者稍后一点,它因引起了学者们对风格主义和巴洛克风格,以及对浪漫主义前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兴趣而进一步推动了对在反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中十分突出的结构/心理理论的研究。

于是,全面评价怪诞的时机成熟了——事实上是过分成熟了:一位名叫詹宁斯的学者几乎与凯泽尔同时写了一篇有关德国浪漫主义后期散文的论文《荒唐的恶魔》,他简直可以与凯泽尔共享重新发现这一概念的荣誉。《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事实可以从出版界的反应中看出来——罗韦尔特出版社1960年在受欢迎



的“德国百科全书”丛书中推出了该书的简装本，也可以从学术界的反应看出来——德国国内外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书籍，用怪诞这一概念去评价诸如霍夫曼、巴拉赫，还有迪伦马特这些作家的作品。

当我在1960年作者不幸突然逝世不久着手该书的翻译工作时，我确信它不仅会在英语世界，而且会在全世界引起注意。怪诞不仅在英语国家有关艺术史的讨论和莎士比亚的评论（如G·W·奈特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语言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的其它国家里也有一定的地位。A·克莱巴诺是研究凯泽尔的第一个开拓者，他的《英语文学中的怪诞》（牛津，1965）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凯泽尔的理论。作者象其他许多后继者一样，试图从心理学，更具体地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在对这一神秘现象的研究中，毕竟只有弗洛伊德抢先进入了文学争论的中心地带。）

译本1963年出版以后很受欢迎。评论家们——决不限于文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把凯泽尔的研究看成是“现代比较充分地、全面地考查怪诞的唯一作品”（L·A·劳森，《现代语言杂志》），“第一部专门研究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主要倾向是异化和隔漠）欧洲反复出现的一种艺术现象的著作”（卡尔·托伯，《非洲英语学习》），“现代的经典性批评”（《美国学术著作》）。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不仅精装本多次重印，简装本也出来了，日本还出了加了日语注释的版本（东京，阿波罗出版社，1970）。第一个使用这本书取得成就的是美国批评家马克·斯皮尔卡。他的《狄更斯和卡夫卡》（Dickens and kafka, A Mutual Interpretation, 1963）标志着真正以比较方法研究怪诞的开始。从那以后，还没有讨论这一题

目的专著能够超越凯泽尔或与凯泽尔媲美（如斯泰格和哈范在《美学和艺术批评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以及巴拉什的《怪诞：意思研究》等）。

最使人高兴的是公众对该书的德文版和英文版的欢迎使它的关键术语在使用范围上大大扩展，延伸到德国文学以外的其它文学中去了。虽然这位哥丁根教授对英国文学史不太熟悉，但他的理论却很适用于英国文学，越来越多的人用他的观点来研究狄更斯的作品。在美国，怪诞早就因安德森的提倡而出现在南方小说里（如弗·奥康纳的作品）。威·范·奥康纳的论文集《美国的怪诞》（1962）从学术方面肯定了怪诞的意义。苏联的巴克赫丁（M·Bakhtin）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他从凯泽尔处受益非浅，但又批评这位德国学者过分强调了怪诞这一现象中的悲剧成分和存在主义因素——请不要忽略了其中暗含的赞扬。巴克赫丁不但希望把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扩展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文学，也希望人们多注意拉伯雷的作品中大量的怪诞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增加了作品的喜剧色彩。就象巴洛克风格这一概念——它跟其它大量的术语一样先被用于西方文学——也适用于东方文学一样，怪诞的概念——也许是通过凯泽尔——也出现在有关中国文学史的词汇中。J·D·弗罗茨汉（Frodsham）和詹姆斯·刘（James Liu）编写的书籍中就用到了这一概念。

《文学艺术中的怪诞》问世十八年来取得的这些可喜成就，使我们相信，新版本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就，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在当今的时代里，比较文学的研究已脱掉了襁褓般的外衣，更加勇敢地跨越文学的界限，进入了各种艺术互相辉映的世界。在这新的学术氛围中，因其本身的特征而处于中立状

态的怪诞很可能会获得新的意义。我认为，引人争议却又充满活力的怪诞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U·韦斯坦

1981年1月于印第安那州，布卢明顿